



张明华 李洪亮
郑虹霓 马鸿雁
著

曹氏文学家族研究

Caoshi Wenxue Jiazu Yanjiu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里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里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张明华 李洪亮
郑虹霓 马鸿雁
著

曹氏文学家族研究



◇ 本书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曹氏家族的文学传统在诗学中的示范意义」(2006sk237zd)成果,接受皖北文化研究中心科研基金资助。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氏文学家族研究 / 张明华等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5336-5278-4

I. 曹… II. 张… III. ①曹操(155~220)—家族—研究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三国时代 IV. K820.9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586 号

责任编辑:王 骏

装帧设计:袁 泉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60 000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骂曹操乃是“赘阉遗丑”，但曹家真厉害，很快就打败了四世三公的汝阳袁家——在此前后又收拾了大量的老牌强宗大族——陈琳也改换门庭，转而为曹操服务，并成为曹丕之所谓“七子”之一了。

建安为汉献帝年号，而实权在曹操之手，历来有“魏建安”之说。西晋文学家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序》（《文选》卷四十七）云：“大夫诤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故又为郡人焉。”李善注云：“范曄《后汉书》曰：献帝改兴平三年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误也。”从一般的常识来说，“魏建安”这样的提法自然有误，但夏侯湛去汉魏未远，又是水平很高的人，他大约是故意这么说的，退一步说，即使是一时笔误，也深刻地揭示了建安时代的一个本质方面：这时已经是曹家的天下，建立魏王朝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

唐人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又一再采用“魏建安”的提法；对此顾炎武批评说：“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日知录》卷二十七《汉书注》）顾氏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考虑问题不能只顾常识；颜氏作为唐王朝的秘书少监岂有不知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之理？他是学问很大的人，却还是要这么说，此事非深长思之不可。

现在看来，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个人魅力太强烈了。而同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功比较起来，他在文学上的成功也毫不逊色，甚至显得更加出色，更有意义。曹魏王朝传了两三代就不大行了，高平陵之变发生以后，形势迅速地一变而为政出于司马氏。虽然没有人说过“晋嘉平”这样的关键词，但西晋人讨论本朝历史从何时写起的时候，固然有人认为自当从改朝换代开始，从使用第一个年号“泰始”之际开始，但也确有主张从正始（240—249）或嘉平（249—254）算起的。后二说看似不通，却有着深刻的原因：自从魏明帝曹睿死后，司马懿已成为诰命大臣之一，到正始十年（249）他突然发动政变，彻底消灭了以另一诰命大臣曹爽为首的政治集团，改元嘉平，从这时起，皇帝虽然还姓曹，中枢实权已



经改姓司马了——这同建安年间皇帝姓刘而实权姓曹几乎是同一模式。可见关于晋王朝的历史,无论是主张正始开元还是提出嘉平起年,都是要把开创之功放在司马懿这第一代领导人手上,只是算法略有宽严之不同而已(参见拙作《陆机生平著作考辨三题》,《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司马氏家族诸公玩弄阴谋权术亦多有高手,但没有出过什么文学家;曹氏三祖(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陈王(曹植),则全是文学家,其中曹睿比较弱一点,另外三位都是一流人物(所以往往称为“三曹”)——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后来的“四萧”(萧衍、萧统、萧纲、萧绎)、“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等等,其团队的总体实力,无论就水准还是影响而言,皆不足以望其项背。曹家与文学有关的人物还有第二代的曹彪、曹据、曹袞、曹真、曹芳,第三代的曹志、曹嘉、曹芳、曹芳以及更晚的曹髦、曹芳、曹芳、曹芳等人,虽然水平不算很高,但前后坚持了六代,也可算是宗风不坠了。文学上的家族辐射力,较之政治军事上的传承,一般来说总要久远一点。

在政治军事方面,曹氏家族暴发得很快,衰败起来也不算慢;而在文学上,这个家族始终大放异彩,至今仍然具有无比的魅力。“东临碣石有遗篇,魏武挥鞭”,曹操指挥千军万马的鞭子早已腐烂,而他流传至今的遗篇是不朽的。丕、植兄弟亦属一流高手,同样名垂青史,历久不衰,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李白、杜甫成名之前尤其如此。

关于三曹,人们已经研究得很多了;而把曹氏家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来研究,似乎还相当少见。见树不见林原也是常见的情形,尽管现在也有人见林而不见树,落得一片空灵。安徽青年学者张明华、李洪亮、郑虹霓、马鸿雁四君有鉴于此,发意进行曹氏文学家族的研究,几年下来,成绩斐然。书中林树郁郁葱葱,可玩可赏的景点甚多,令人目不暇接。同现在比较多见的急就之章应付式景观比较起来,颇有云泥之



别。四君子所在的阜阳师范学院地处当年的汝南郡汝阴县，与曹氏的老家谯郡谯县乃是近邻，同属豫州，他们一定是觉得有责任为桑梓之地多做一些贡献吧。

明华笃实向学，锐气十足，先前与我曾有几年时间朝夕相见。流光逝水，而今他渐向中年；我则已入老境，“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宜为我辈诵之——而当年意气风发切磋文学指点江山的旧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在这个研究曹氏文学家族项目的进行中和告成后，明华曾一再要我说几句话；而今全稿在目，已经轮到乐观其成，并诚恳地向读者推荐此书了。

新秋雨后，很高兴地作一短序以为祝贺。同时我又希望而且相信，明华以及他的伙伴们能够继续与时俱进，不断推出更新更高的成果。远眺汝阴，企予望之矣。

顾 农

2008年9月1日

于扬州瘦西湖畔听箫楼

1986)、《三曹诗选译》(殷义祥译注,巴蜀书社,1989)、《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傅亚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三曹诗文赏析集》(李景华,巴蜀书社,1988)、《三曹诗选译》(巴蜀书社,1990)、《魏文帝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三曹诗选评》(陈庆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三曹诗选》(孙明君选注,中华书局,2005)等20多种。清代丁晏的《曹植论评》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他们三人的作品也都有了详细的索引,即《曹操集逐字索引》(刘殿爵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曹丕集逐字索引》(同前)、《曹植集逐字索引》(同前)。这些数量众多的单行本,不但扩大了“三曹”作品的影响,而且为对他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当代学者对于“三曹”作品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仅评传一类的就有《曹植评传》(刘维崇,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曹丕》(章新建,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三曹评传》(王巍,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魏文帝曹丕评传》(潘兆贤,向日葵出版社,2000)、《曹操评传(附曹丕曹植评传)》(张作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等几种;专门的年谱也有《三曹年谱》(张可礼,齐鲁书社,1983)、《魏文帝曹丕年谱暨作品系年》(洪顺隆,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9)等几种;侧重于文学方面研究的则有《三曹诗论集》(陈飞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三曹与中国诗史》(孙明君,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曹植与洛神赋传说》(沈达材,上海华通书局,1933)等几种;属于综合研究的也可以举出《曹植新探》(钟优民,黄山书社,1984)、《曹操与道教及游仙诗研究》(陈华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曹植研究》(崔积宝,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论曹操》(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等;此外关于研究资料方面也有《关于评价曹操资料索引》(辽宁大学图书馆,1959)、《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中华书局,1980)的出现。同时,由于“三曹”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但所有文学通



史要列出专门的章节介绍他们,几部以建安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如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王巍《建安文学概论》、顾农《建安文学史》等等,更是将他们作为研究的重点。至于相关的单篇研究论文有近二千篇,涉及到问题的各个方面。

但是,综合前文所列的所有成果,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作品整理和选本、注本、译本较多,特别是关于曹操的部分更是如此(这和文革期间把曹操看法家代表有很大的关系),关于“三曹”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但是对曹丕的研究成果要远远少于对曹操的研究,也少于对曹植的研究;真正属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不但不多,而且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作家个体的角度进行的,即使把“三曹”放在一起,也仅仅是进行某些方面的比较。至于“三曹”以外的其他曹氏作家,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的一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多少改善了这样的研究状况。相关的博士论文有宋战利的《曹丕研究》(河南大学,2007);硕士论文则有施建军的《神仙·游仙诗·曹氏父子》(郑州大学,2001)、袁继灵《三曹及其诗歌》(陕西师范大学,2002)、王薇《曹睿与建安文学论略》(吉林大学,2004)、邹庆浩《曹丕辞赋散文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4)、杨贵环《三曹文学思想研究》(宁夏大学,2004)、任秀馨《从曹丕诗文看其丰富的情感世界》(东北师范大学,2005)、马达《曹魏三祖诗歌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5)、闫玉珏《论三曹文学的生命意识》(东北师范大学,2006)、史超《曹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6)、徐迪《曹丕乐府歌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刘亚奇《三曹诗歌创作异同及其成因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杨士卿《曹丕散文研究》(扬州大学,2007)等多篇。不难看出,一方面,曹丕受到的关注已经超过了曹操和曹植成为热点;另一方面,曹睿开始受到了重视。这都是此前所没有的新现象。

可是截止到目前,人们对曹氏作家的研究还主要是对于曹操、曹丕、曹植等个别人的研究,曹氏家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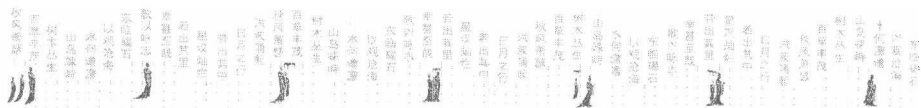


族,作为一个整体,至今还没有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本书紧紧抓住“文学家族”这一中心,打破逐人介绍成就的套路,甚至主要并不去反映其成员作为个别作家的个性特点(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太多了),而是把这个文学家族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探讨这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特点及其对文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重大贡献。

近人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总论南朝文学发展时说:

试结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如《南史》称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又王筠与诸儿论家门文集书谓:“史传之中,未有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门者。”此均实录之词。(当时文学之盛,舍琅琊王氏及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外,则有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东莞臧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均见《南史》。)

这说明文学的“家族化”在南朝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普遍和重要的意义。其实,这种文学的“家族化”现象在建安时期即已形成,曹氏文学家族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家族。从建安初年到东晋初年,曹氏作家连绵不绝,持续了六代人,时间上达一百多年。曹操是这个文学家族的开创者,而曹丕、曹植走上文坛,标志着这个文学家族正式形成并迅速走向繁荣。“三曹”之后,曹氏文学家族的第三代成员在创作上进入守成和延续期,一直到第六代。曹氏文学家族具有鲜明的特点:它是第一个真正以文学创作为主的家族,这使得其与汉代的经学家族区别开来;其成员包括了几个皇帝和众多的王侯,作家的身份地位非常高贵,这有利于文学地位和作家地位的提高;它持续存在一百多年,在时间上



超过了此前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几个文学集团,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也最为突出。同时,曹氏文学家族能够形成、发展和长期存在,与其内部形成了既继承和保持家族的传统又不断开拓创新以促进文学发展的制约机制密切相关。

曹氏文学家族对中国诗歌发展的贡献特别巨大。尤其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皆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开创了向乐府学习的新风气,大力创作乐府诗,使乐府诗经过东汉的衰落之后以文人拟乐府的形式再次实现了创作繁荣,并一直影响到后世文人乐府诗的创作。曹丕、曹植兄弟还将乐府诗创作的成果积极运用到文人诗写作之中,促进了文人诗的发展,这对中国诗歌创作的影响更加巨大。

从文学创作的风格看,曹氏文学家族的创作体现出从“本色”向“非本色”过渡的一面,这在“三曹”的诗歌里表现得特别突出:从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看,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慷慨任气”,重视主观感情的抒发,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自己的个性,这是“本色”;而他们非常关心女性题材,不少作品甚至以女性自比,这又是“非本色”。从文学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看,他们继承了乐府诗的许多特点,这是“本色”;而他们又积极改造文学的艺术形式,特别是曹丕提出“诗赋欲丽”的见解和曹植诗歌具有“辞采华茂”的特点,他们诗歌富有“文士气”,相对于汉代诗歌的古朴自然,这也是“非本色”。从“本色”向“非本色”的转变,正是文学创作走向自觉的表现。

曹氏文学家族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贡献也非常突出:从评论的形式看,他们除了继承先秦以来点滴论述的形式外,还采用如序言、书信、论、诏、表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来谈论文学问题,而曹丕的《典论·论文》更以专门的文学论文形式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天地。从内容的角度看,曹氏文学家族关注的文学问题非常广泛,既有对作家的评论,也有对作品的评述;既关注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也注意到不同作



家的创作个性;不但对文学创作进行探讨,而且对文学批评也给以深入的研究;对于文学的本质和功能,他们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的文学批评见解不但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创作,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也深入影响到其后文学的发展,影响到后世文学评论对形式和内容的选取。

曹氏文学家族对文体的发展贡献很突出,就诗歌而言,“三曹”对五言诗都非常重视,但其中用功最多成就最卓越的不能不推曹植;曹操开创了文人用四言诗模拟乐府的传统,曹丕写出了被认为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这些实际上都是将乐府诗和文人诗结合起来从而开创出来的诗歌新变体;曹丕、曹植兄弟还大力开拓了六言诗,开创了用六言诗写作乐府的新思路。对于辞赋来说,他们不但发展了以写景抒情为主而又体式短小的辞赋形式,而且发展出“同题并作”的创作方式。不仅如此,曹氏文学家族还大力在应用文中开掘出新的特点,如曹操的令文在“通脱”的同时,开创了利用历史故事和细节作令的手法,并且情感色彩很重;曹丕的诏令以典雅壮丽为基本特征,说理的分量大加重,感情的因素大大减少;曹植的章表则“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因此得以“独冠群才”。曹氏文学家族还共同促进了议论文的发展:曹丕的议论文喜欢引经据典,善于通过历史故事来说明道理,一如他的诏令,这就在“尚理”的同时具有典雅的特色;曹植的议论文也有同样的特点,但他对名理关系的关注显然超过了乃兄,且由于感情色彩过于浓郁,又喜欢驰骋才华,所以理论色彩往往为此二者所冲淡;比较而言,曹罔的《六代论》,曹羲的《至公论》,立论更加平实,理论色彩更强,“议”与“论”的特点更加分明,代表了曹氏文学家族议论文的高度成熟。

曹氏文学家族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对南朝文学的影响特别巨大。从文学的层面看,曹氏文学家族开创的文学传统对南朝文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视创作和选编文集;他们的分体意识对于各种不同文体特点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们的创新意识



有利于不同文体之间的互相融通,推动文学新特点的形成,特别是对于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影响很大。从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来看,曹氏文学家族开启了后世帝王对文学高度重视的风尚和帝王家族文学群体的大发展。曹氏父子尤其是曹丕、曹植与邺下文士的宴游唱和,是中国文人雅集的开端,一直为后世文人所效仿。南朝帝王与文人唱和风气的形成以及门阀士族中出现了较多的文学创作家族,也与曹氏文学家族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本书并没有强调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尽可能选取被关注较少的内容、侧面,有时哪怕仅仅是角度,以保证本书能具有更多的新意。所以本书并没有去突出“三曹”作为个体在诗歌上取得的成就,没有去着意分析曹丕、曹植兄弟的辞赋特点,也没有去比较曹氏兄弟文学批评观点的异同,而是特别强调了他们在曹氏文学家族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了他们对于这个家族在文学作品的题材、风格、批评各方面特点的形成中所作的突出贡献,这不仅是因为这方面的探讨已经很多了,而且因为本书要研究的是一个文学家族整体而不是一个或几个具体作家。当然,本书也对“三曹”等具体作家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探讨,但这种探讨是立足于文学家族这样一个整体来考虑问题的,这是本书与其他成果的不同之处。

对曹氏文学家族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角度,我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探讨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为学术发展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目 录

序言		〇〇一
导论		〇〇一
第一章 曹氏文学家族的形成及其特点		〇〇一
第一节 曹氏文学家族的形成和发展		〇〇二
第二节 曹氏文学家族的内部机制		〇一八
第三节 曹氏文学家族的特点		〇二六
第四节 曹氏文学家族的著述和诗赋创作		〇三六
第二章 从乐府诗走向文人诗		〇四八
第一节 乐府诗创作的新生		〇四九
第二节 乐府诗的新变		〇六三
第三节 拟乐府对文人诗的巨大推动		〇八一
第三章 从『本色』到『非本色』		〇九三
第一节 『慷慨任气』：曹氏文学家族的『本色』特点		〇九五

第二节	『文士气』：曹氏文学家族对文学风格的开新	一一〇
第三节	『妇女气』：曹氏文学家族对女性题材的重视	一二六
第四章	开辟文论的新天地	一四三
第一节	文论形式的多样性和系统性	一四三
第二节	文论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一五四
第五章	曹氏文学家族对文体的改造	一七一
第一节	辞赋创作新特色的形成	一七二
第二节	曹氏文学家族对诗歌体式的创变	一八四
第三节	曹氏文学家族对诏令、章表的革新	二〇一
第四节	曹氏文学家族的议论创作	二二〇
第六章	曹氏文学家族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二三二
第一节	曹氏文学家族开创的文学传统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二三四
第二节	曹氏文学家族对南朝作家的影响	二五二
参考书目		二六三
后记		二六九

曹氏文学家族的形成及其特点

曹氏文学家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族。此处所说的曹氏文学家族，虽然仍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而形成的，但和以曹操为代表的政治家族的涵义是不同的，它没有包括所有的曹氏家族成员，而仅仅包括了那些有文学创作的家族成员，即由那些有文学创作至少有过写作活动的家族成员组成。这样，曹氏文学家族的涵盖对象要比一般意义上的曹氏家族小得多。

在曹氏文学家族出现以前，汉代有些家族已经和文学创作建立了联系。汉代经学发达，重视“师法”和“家法”，导致了一些经学家族的出现。在这样的经学家族中，文学家族也开始孕育了。如安平崔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虽以经学传家，但已经开始重视文学创作，其几代成员中有辞赋流传今天的（包括残篇和断句）就有崔篆（《慰志赋》）、崔骃（《反都赋》、《大将军临洛观赋》、《大将军西征赋》、《武都赋》、《武赋》、《达旨》、《七依》）、崔瑗（《七苏》）、崔琦（《七蠲》）、崔寔（《大赦赋》、《答讥》）等四代五人。又如班彪、班固、班昭父子两代人皆以史学见长，但他们也都有辞赋创作流传至今。

与此前像崔氏这样的经学家族、班氏这样的史学家族相比，曹氏文学家族最大的不同就是其成员

